

<<杀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杀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44807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44803

出版时间：2011-6

出版时间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无意归

页数：308

字数：31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杀梦>>

内容概要

阴暗的孤楼里，一人一猫独居。

深夜里，谁在黑猫幽碧的眼睛里闪过身影，谁在枕边低低私语，谁在房间里神秘出没？

楼上的独居男人，楼下的美女居士，合租的冷血民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……不要相信你看到的事实，事实背后的故事才是真相。

你想象不到的黑暗、诡秘、悬疑，都可以从书中找到答案。

只是，提醒一句，千万别一个人在深夜里阅读此书，否则后果请自负！

## 作者简介

无意归，本名杨林清，80年生。  
已出版心理悬疑小说《602噬人公寓》、《失落的头颅》等作品，其中《失落的头颅》获首届“全球写作大展”（SO）悬疑灵异类五强。  
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，作者被自己营造的恐怖气氛所惊吓，以致夜夜失眠，写完之后三个月才恢复正常。

<<杀梦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腐尸
- 第二章 艳遇
- 第三章 鬼话
- 第四章 剥皮
- 第五章 凶灵
- 第六章 矛盾
- 第七章 鬼号
- 第八章 陈血
- 第九章 彼岸
- 第十章 自燃
- 第十一章 刨尸
- 第十二章 人牲
- 第十三章 救命
- 第十四章 十年
- 第十五章 设局
- 第十六章 地狱
- 第十七章 报应
- 第十八章 谜底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腐尸 我看到了一个人头，一个高度腐烂的老人头。大大张开的嘴中，塞满了白白的蛆虫，蠕蠕而动。另外暴突而起的是她的眼睛，但已看不到眼珠子，只有一片白，那是浮在上面的苍蝇卵子。我养有一只猫，通体黑透，没有一根杂毛。传说中，猫眼可以看到人眼看不到的许多东西，其中又以黑猫最为通灵。曾经，我觉得猫眼看到什么与我无关，谁也不会将自己的生活、命运与一只猫捆绑在一起。然而现在我开始与世人一般，对黑猫敬畏起来，尤其在搬家之后。二手买的两室一厅，装修之后，如同新房一般--装修不是我搞的，而是前任房东。我买下房子，带了个铺盖就住了进来。房子很僻静。小区里有许多的树。我住在4楼，推开各扇窗户，都可以看到亭亭如盖的树冠。也就是说，我的房子一年四季都进入不了阳光。能够自由出入的，只有清风、虫噪与鸟鸣。于是阴气十足。我喜欢这种幽静。我喜欢树木的青色甚于阳光的金色。也许我天生阴郁，体内流动着黑色的血液，与阳光格格不入。邻居也都很安静，安静得我几乎看不到他们。天黑的时候，我很少听到人声、电视声，一切与人气有关的声音。于是我每次都把音响开得很大声，从来没有人会上来敲门抗议。但我知道，楼里还住着其他人。因为偶尔我在傍晚或者黑夜里出去的时候，会看到楼道里的灯亮着。这绝对不是清洁工或者巡楼的保安干的。事实上，这栋楼就没有清洁工来打扫过卫生，连收垃圾都没有。所以每次我都要下到一楼，把垃圾放在一楼的铁门外边。保安？从来没有见过他们。那么开灯的人，只可能是楼里的住户，并且应该是在我的楼上--但具体是5楼还是6楼，我就不清楚了，也没有兴趣知道。对了，我的房子是404。我很喜欢这个404，因为这片天地只属于我一人，在里面可以无拘无束，随心所欲，不被打扰。这种感觉，就像从被紧缚的麻袋里释放出来一般，通体舒畅。不过黑猫似乎不喜欢。在从前的屋子里，黑猫和普通的猫一样，喜欢在沙发上奔跑；喜欢站在铁门后，看着从门口经过的人们，并试图从铁门后伸出爪子去触碰；偶尔会蹲在窗台上，出神且失落地望着麻雀自由地在空中上下翻飞。唯一的异处是，它几乎不叫，除了我给它按摩时，它的喉咙里会发出“呼噜呼噜”的叫声，以示舒服。它是我从路边捡来的，或者说，是我请回来的。当时，我在下班的路上，走过小区的花坛。它踞在花坛上，推倒了一个花盆，刚好跌在我的脚边。我惊吓之下，止住了脚步。这时，一道黑影从天而降，砸落在我的跟前。那是一个跳楼自杀的人。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死亡。

我看到她的脑袋率先碰到了坚硬的水泥地面，摔得像个砸开裂了的西瓜，脑浆混杂着血浆流了出来，冒着热气。

我还看到了她的抽搐，痛苦的抽搐，每一下都扯动着我的心，堵住呼吸。

如果不是黑猫踢落了花盆，这名为情自杀的女子，将会带着她的仇恨罩在我的身上。

那时，我恐怕与她一般，躺在地上，抽搐不已。

在小区的居民围拢上来之前，我抱起黑猫，仓惶离去。

黑猫蜷缩在我的怀里，一动不动，似乎早已认定我是它的归宿。

而我亦从它的体温中感到一丝的温暖，慰藉了目睹死亡而惊悸不已的心。

从此，我与它互为取暖，相依为命。

黑猫很乖巧，极少干扰我，或者弄乱屋子。

所以我也放心地任它自由出入家中，除了卧室--猫终究是猫，再乖巧的猫，进了卧室，都会喜欢钻进温暖的被窝。

而我不愿与一只猫同眠。

于是卧室的门始终对它关闭。

从前里，它接受了这样的安排，然而搬到新家之后，它却开始拒绝。

搬家的第一夜，我劳累不已，早早歇息。

睡得正酣之时，忽然听到门外传来“咚咚”的声音，伴随着低低的猫叫声。

黑猫深夜叫春撞门？

我诧异了一下。

然而疲惫夹杂着倦意，让我无意起身。

黑猫在门外徘徊了近10分钟，终于焦躁起来，开始用爪子刨起门来。

深夜里，猫爪刮擦着木门，声音尖锐而刺耳。

我终于受不了，爬了起来，把门打开，放它进来。

然而，它却不进来，而是站在门口，弓着背，毛发竖起，对着卧室低低地叫着。

寒夜中，我裹着单薄的睡衣，面对一只发狂的小猫，实在欠缺耐心。

于是我伸手准备去关门。

黑猫嚎叫了一声，窜进屋来，跃上了床，来回奔窜，似乎在追赶着什么。

在我的眼中，它只是把我的床弄得乱七八糟。

于是火起，将它揪住。

黑猫掉转过脑袋，绿色的眼珠子对着我。

它的眼神让我打了个哆嗦。

我说不出它眼神里的内容，但我可以确认的是，它的眼神让我感到害怕，或者说，它眼珠子里的东西让我感到害怕。

谁都知道，猫眼碧绿如翡翠，而我却看到黑猫双眼血红如玛瑙，然后，在一片血色之中，有一个黑点，那是一个身影！

那个身影不是我！

但很快，我就驱散了这种令人不安的想法。

我把它拎出了卧室，找了条绳子，将它拴了起来。

黑猫拼力挣扎，甚至还咬了一口我的手。

这使我越发地恼怒，坚决要把它绑缚起来。

做完这一切，我继续睡觉去了，留下黑猫独自在客厅里低低叫唤，声声焦灼。

我躺回温暖的被窝，原先浓浓的睡意却全都消失。

我抓过放在枕边的手机，看了下时间，00：20。

亦即，黑猫开始不安的时间，应是从午夜12点开始。

午夜12点。

躲在羽绒做成的厚厚被子下，我打了个寒颤。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午夜12点。

一天的结束，一天的开始。

亦是，人间统治的结束，黑暗势力的出动。

那么，在我的屋中，在漆黑之中，在沉寂之中，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吗？

手机幽幽的光芒映出了我眼神里的惊惶，随即消逝。

黑暗倾拢了上来，像一个狞笑着的巨大恶鬼，冲我扑了过来，将我压于身底之下。

午夜。

黑暗。

幽寂。

血色猫眼里的身影……我侧了个身，将所有的不安幻想全都压在了身下，闭上眼，竭力地让自己重新陷入睡眠中。

室外，有风肆虐而过，吹动树枝疯狂地敲打着窗户，如同有魔鬼意欲破窗而入似的。

墙上，时钟的秒针“滴答滴答”作响，如同割开的手腕，滴落的血液撞在地板上的声音。

我辗转反侧着，无法入寐。

是被黑猫搅了梦局吗，抑或是，我害怕四周潜伏着鬼怪，在我睡着之后他们趁机作祟？

我感觉到了一种危机。

我觉得这个屋子里，潜藏了我所不知晓的秘密，只是被掩藏进全新的装修背后。

隐约之中，我感觉有个人在我的身后缓缓地升起，狰狞的脑袋向枕边的我靠过来。

我睁开眼，飞快地转过身。

枕边空无一人。

有风挤过门窗间的缝隙，进入房间。

我感到温度一下子陡降了10°。

裸露在被子外的脖子与脑袋，有寒意沁入皮肤。

我长出了一口气，掖紧了被子，继续合眼睡觉。

梦里七零八落，就像是一匹布，被猫扯得支离破碎。

渐渐地，梦境清晰：漆黑的棺材缓缓地放下，绳索很长很长，仿佛下的是十八层地狱。

棺材终于落定。

黄土铲起，落下，砸在棺材上，“噗噗”作响，似含呜咽之声。

棺材里，躺着一个人，似乎是……我。

我不是躺在床上安静地睡觉吗，怎么躺在棺材里了呢？

莫非他们要将我活埋？

我忽地惊醒，猛烈地拍着棺材。

回应我的，只有不断落下的黄土。

棺材所承受的黄土越来越厚，棺材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。

我的力量越来越弱，最后只能无力地用长长的指甲在棺材板上抠着，抠着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就在我感到窒息之时，棺材板忽然被打开。

一张女人的脸窜到我的眼前。

这是一张腐烂的脸，被黄土埋了很长时间，滴答着黄色的脓水，散发着尸臭的恶心气味。

她对我笑着，开口道：“你在叫我？”

“一滴尸水掉入我的口中，让我的胃翻江倒海起来。”

我猛地坐起，手抚胸口，大口大口地呼吸。

心口的恶心感，久久未能褪去。

门外，传来猫爪挠门的声音。

它自己解开了绳索，然后入了我的梦？

难怪梦中以指甲抠棺材板的一幕如此清晰。

我擦了一下嘴，嘴边隐隐仍有腥臭的味道传出。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我皱了皱眉，开门，打算去漱一下口，去除恶心感。

门外，黑猫见了我，低低地叫了一声，分不出其中的情感。

它的双眼仍死死地盯着门后，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保持在紧张的状态，然后，步步后退。

我没有注意到黑猫的表现，我只怔于时钟上的时间--00：50。

从我重新上床安眠到梦醒，前后只用了30分钟？

30分钟，似乎只是我睡着的前奏时间吧？

人的大脑只有进入深度睡眠时，才可能做梦。

而睡眠是由浅入深，从轻度睡眠到深度睡眠，一般需要一个小时。

于是，那个梦更像是有人硬塞给我的，比如&hellip;&hellip;黑猫。

我双脚钉在了客厅，转身去看黑猫。

它退至我的脚边，全身竖起的毛，渐渐地平伏。

我默然着，去卫生间，稍微洗漱了一番。

所有的困意、倦意都被水冲去。

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点燃了一根香烟。

黑猫蜷缩在我的身边，舔着身上的毛，一如往常。

枯坐了大概一个小时，我起身，熄灭了灯，准备进房。

黑猫惊起，飞奔至卧室前，堵在门口。

我怜爱地抱起它，往卧室走去。

就着路灯漏进的一点光芒，我依稀看到，黑猫的眼睛里亮晶晶的，仿佛&hellip;&hellip;绝望的眼泪

猫也会流泪？

这个念头我一闪而过。

进屋后的我，很快被另外的不对劲所吸引：屋里的空气极其污浊，类似于梦中棺材里的空气。

一个人居住的卧室，即便门窗紧闭，会有这样的空气吗？

头顶上传来“沙沙沙”的声音。

是宠物奔跑拖动地板的声音吗？

可为什么我听着那么像黄沙泼在棺材板上的声音呢？

难道我住的卧室，是一个巨大的棺材？

黑暗之中，似乎有一声沉重的叹气响起，在床头的某个角落里。

我全身的血液霎时一滞。

我感觉到黑猫的身躯抖动了一下，紧接着，它挣脱了我的手，奔入黑暗中。

树影和窗帘遮住了路灯的微弱光芒。

在午夜的卧室里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无论是潜藏的危险，还是与黑暗融为一体的黑猫。

我没有开灯，只是打开了阳台的门。

有寒风呼啸着进来，就像攻城成功的士兵，高呼着“抢钱、抢粮、抢女人”。

我的心幽微地动了一下，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事，但什么都没补救，只是退回到床边，上床，安睡

黑猫消失了。

而我竟然渐渐地睡着了。

越睡越冷。

仿佛有一个自冰窟里捞起的人，紧贴着我睡，将它身上的寒意一点一点地渗进被子里，注射进我的骨髓、血液中。

我终于被冻醒了，全身僵硬，半身麻痹。

奇怪的是，我竟然直直地躺着，而不似正常情况下因抵御寒冷而缩成一团睡觉。

这种情况，只有当有人搂着我、抵着我的腿一起睡时才可能发生。

我的心比身体更冷。

手机的屏幕幽幽闪亮，如同黑暗中突然睁开的一只眼，将我吓了一跳。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我暗暗咒骂了一声。

诺基亚的手机，每隔一会儿就会自动闪亮一次，就像一个失宠的小孩，时不时要制造出一点动静，让你意识到他的存在。

冰冷的被窝，让我找不到留恋的欲望。

我翻身起床，披了件厚厚的睡袍，拉开了窗帘。

屋外，天色依然浓黑如墨。

有风吹动树枝，猛地从我的眼前掠过，就像是有个人冲上来欲给我一拳。

我惊退了一步，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。

房间里，满满蓄积的，俱是不安的感觉。

通往阳台的门开着，12月凛冽的寒风肆无忌惮地扑涌着进来。

隔着黑暗和衣服，我看不到苍白皮肤上浮起的鸡皮疙瘩。

我走上阳台，藏于黑暗之中，呼吸着早晨清冽的空气。

夹杂着树阴的空气，让我饱受香烟摧残的肺感到很舒服。

一声惊叫打断了我的享受。

路灯下，一个早起的清洁工面色扭曲，面朝着我，步步后退，紧接着扔掉手中的工具，逃命似的狂奔而走，留下“鬼啊……”的嚎叫声飘荡在清晨的天空里，久久消逝不去。

声浪一波波地传递过来，如同惊涛拍岸般，将我浇了个透心凉，阵阵发痛。

我慌乱地转身。

四周一片阖寂，空无一人。

只是我的目光，穿透不了身后卧室里的层层黑幕，似乎那里是视线的禁地。

是她见鬼了，抑或是我撞鬼了却不自知？

寒气一点一点地凝聚着，让我全身血液运行不畅。

“喵”地一声响，黑猫幽幽地从卧室里踱了出来。

夜里它去了哪里呢？

我没有在床上感应到它。

莫非屋里有比被窝更温暖的地方，或者是，被窝于它，失去了温暖的含义？

我抱起黑猫，它的体温似乎与我一般冰冷。

“两个人的寒冷靠在一起，就是微温。”

两个人的微温靠在一起，不怕寒冷。

“孟庭苇唱的。”

我很喜欢的歌词。

在寒冷的清晨里，我多了一层体会。

我看到对面有人被清洁工的叫声惊起，紧接着传来窗户被仓促关上的声音。

没有人好奇地出来探看，而是直接地关紧门窗。

莫非……他们对小区有鬼的事情早已洞悉？

我突然涌上一个念头：清洁工所说的“鬼”会不会是我？

我去了卫生间，照着镜子。

没错，里面的人是我，除了憔悴一点外，没有其他什么森森鬼气。

只是……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有一种极度的不舒服感。

我总觉得镜子里反射出了另外一双眼睛，一双在盯着我看的眼睛。

我毛骨悚然，急遽转身。

身后只有惨白的日光灯影。

黑猫立于盥洗台上，用爪子缓缓地挠着镜子，声音令人说不出的难受。

我对着镜子勉强绽开了个笑容。

出了卫生间，天色已亮。

曙光扫走了房间里的阴郁，给人安宁。

我重新上床，不久即坠入梦乡。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梦中，依然并不安稳，仿佛黑猫淘气地在被窝里钻来钻去，将睡眠驱逐成了一只受惊的小老鼠，蜷缩于黑洞之中，惊惧于外面的危险。

我是被一阵喧闹声吵醒的。

睡眼惺忪地起来，衣冠不整，推开了门。

门内门外，一样的惊惶骚动。

不同的是，他们是人群骚动，而我是内心骚动。

门外，几名警察用担架抬着一个黑色的裹尸袋正从5楼下来，神色难看到了极点。

一股恶臭扑鼻而来，让人作呕。

担架后面远远地跟着一名掩着口鼻假装哭号的女子。

见到我开门出来，警察与女子都大吃一惊。

一名警察身体一震，手一松，担架脱落。

一阵惊呼。

裹尸袋顺着楼梯滚落下来，一直滑到我的面前，拉链破开。

我看到了一个人头，一个高度腐烂的老人头。

大大张开的嘴中，塞满了白白的蛆虫，蠕蠕而动。

另外暴突而起的是她的眼睛，但已看不到眼珠子，只有一片白，那是浮在上面的苍蝇卵子。

而今，这一片白正死死地盯着我，仿佛我是她生前的欠债者。

我第一反应是后退一步，捂上了嘴巴。

是嘴巴，而不是鼻子。

现场一片狼藉。

裹尸袋在滚落下来的时候，袋身倾覆，有黄色、黏腻的尸水流了出来。

4名急于弥补自己过失的警察，在担架失衡之后，慌张地想要去抓住裹尸袋。

无奈他们出手的动作慢了一点。

出手落空的结果是他们的脚步跟着踏空，踩上了滑腻的尸水，于是有人摔倒，摔倒的同时，还紧紧地拽着担架。

担架那头，连着另外两名警察。

所以，3名敬业的警察全都摔倒了。

第一个率先放手的警察下意识地躲闪，他的身形变换得够快，但仍躲避不过脚底的尸水。

一个趔趄，他扑倒在地。

不偏不倚，刚好扑在尸身之上。

嘴对嘴。

确切地说，是嘴对蛆虫。

一场撕心裂肺的呕吐。

连站在旁边的我都被感染了，嗓眼间阵阵干呕。

一直在哭号的女子停止了哭声。

她看我的眼神，比看到裹尸袋里的老太太更为恐惧。

她甚至做了一个更为夸张的反应：昏厥了过去。

听到声响，从5楼快步下来一名貌似领导的警察。

他见到我立于404门口，脚步一滞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他隔着距离问我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我眨了眨眼睛，”“我新搬来的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好大的胆子。”

“他吐了口气。”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这句话让我感觉怪怪的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它最经常出现的场合是古装剧里，大小官员端坐在高堂上，对匍匐于地的犯人大声呵斥，吐出此句。

当然了，警察大人完全不是呵斥的口吻，更像是一种感叹。

住在404房间里，难道要比躺在裹尸袋里，胆子更大吗？

我有点不解。

未等我将疑问抛出，他先来了疑问：“你住在404，那你楼上504的住户，在浴室里死了一个多月，你竟然没有半点发觉吗？”

我继续地眨了一下眼：“我昨天才搬过来的。

之前有闻到一点臭味，以为是谁家养了宠物，没有在意。

再说了，我住404，一般不会经过504门口。

这个问题，你应该问5楼以上的邻居们才对。

他们天天进出，更易察觉。

警察领导凝视了我几秒：“你不知道这栋楼的情况吗？”

我疑惑地摇了摇头。

警察领导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最后化作一声叹息：“你应该跟你的邻居多点沟通，特别是楼上602的住户。

他将602加重了一下语调。

我怔忡了一下，抬眼往上望去。

我看到一个面无表情的人，站在5楼楼梯的角落里。

我看不到他的眼，但我可以看到他脸上的苍白以及木然。

眼前的恶心一幕，他竟然可以无动于衷地承受下来。

我的心幽微地颤了一下。

警察领导替换过那名因与死尸“接吻”而吐到瘫软的警察，抬起担架，将老太太的尸体重新放置其上，下了楼。

可我的门口，一地的尸水混合呕吐物所形成的肮脏，谁来收拾？

我掩上了门，不去想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的头脑里亦凌乱狼藉如斯。

屋内，黑猫两眼亮晶晶。

我与它久久相望，脑海中漂浮起了一个问题：昨夜里，它的奇怪行为，是否因为察觉到了楼上的死尸？

抑或，它看到了死魂灵飘荡于楼间？

如今死者已得归安，那么黑猫是否会恢复安宁？

黑猫似乎明白我的想法，摆了摆脑袋，低低叫唤了一声，走开了。

这一刻，我真恨人与猫之间无法沟通。

一整天里，我待在屋里，毫无胃口。

任何食物在我的眼中，都化作裹尸袋里老太太嘴中白花的蛆虫。

然而到傍晚时，我终于熬不住饿，出门去了。

门外的恶心尸水和呕吐物已被简略清除掉。

所谓简略，是指用水冲刷过，然后用大扫把草草扫过。

其结果是脏污不再那么集中，然而污染的面积却大大增扩。

我叹了口气，从屋里拿了水桶和扫把，重新清洁了一遍。

老实说，那股味道太难闻了。

幸好我胃里空空如也，呕不出来。

收拾完，我抱着黑猫下楼。

楼上的一户以及楼下的102都在搬家。

兴许是受了早上抬尸的刺激吧，我暗想。

经过102时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止住脚步，问站在门口指挥搬家的男主人：“你搬家呀？”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”男主人警觉地看了我一眼，阴沉着脸点了点头。

我递过去一根烟，假装不在意地问道：“买新房子了？”

”男主人接过烟，脸色稍微和缓些：“没，只是不敢再在这里住下去了。”

”我脱口而出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因为早上死了个老太太吗？”

”男主人盯着我看了会儿，突然脸色大变道：“你就是新搬到404的？”

”我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昨天刚搬过来。”

”男主人像是遇上了怪物一样，惊恐后退了两步：“你难道不知道这整栋楼都是个凶宅，而你404……”后半句被他咽进了肚子。

我强自镇定：“不会啊，我觉得这里环境很幽静，很舒服。”

”忽地想起一事，“你是说早上那老太太，不是正常死亡的？”

”以前看过许多报道，说孤寡老人独居，死后长期无人知晓。”

我以为504的老太太亦是这样的命运。

男主人冷笑了一声：“从表面上看，老人是自己摔倒在浴室死亡的，但真实的原因恐怕就没人知道，或者说，没人敢知道了。”

”我追问道：“你是说谋杀？”

”男主人噤口道：“这个……我不方便说。”

不过小兄弟，我劝你一句，要是不想跟504一样的命运，最好早点搬走吧。

这里不宜住人。”

”我沉默了一下，对他道了声谢，继续去寻我的晚餐去，却听到男主人在后面叹道：“唉，买什么房子不好，偏要买404这鬼宅。”

老李头也真是缺德到家了。”

”老李头是卖我房子的人。”

我有所明白了，为什么在房价涨得如火箭般快速的今天，他却以白菜的价格抛售。

是我太贪便宜吗？”

谚语说，贪小便宜吃大亏。”

我会为一套便宜房子而赔上自己的性命吗？”

我勉强笑了笑，暗道：“都是迷信。”

”第二章 艳遇 在悸动不安的午夜，黑猫的古怪行为，床底的苍蝇尸体，美女的突然来临，混合成一杯血腥玛丽鸡尾酒，阴森、辛辣却又让人欲罢不能。”

我在外面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并为黑猫点了一条鱼，用一次性饭盒盛了放在桌面上。

黑猫吃饭很乖巧，不会糟蹋食物，亦不会弄脏桌子。”

回来时，天色已暗。”

空荡荡的胃被填饱之后，很温暖，很舒服。”

黑猫盘踞于我的肩膀之上，那感觉有点像架鹰。”

可惜没那么神气，大概在外人眼里，还有一点滑稽吧。”

我想起了牛顿的那句名言：“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，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”

”世人总将它理解成是谦虚之言，可我却觉得，那骨子里透出的是一种睥睨众生的傲然之气。当你可以踩在他人--哪怕是个侏儒的肩膀之上时，你都会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自己的脚下。”

所以每次黑猫盘踞于我肩膀上时，都是高昂着头。”

即便是畜生，亦会享受高人一等的骄傲感。”

然而当它看到朱晴时，它所有的快感全都消失殆尽。”

它甚至惊惶地从我的肩膀上跳下，钻入我的怀抱里，将头扭向背对着朱晴的方向。”

我的眼睛，却紧紧地盯着朱晴。”

应该说，每个正常男人的目光，都会喜欢黏在朱晴的身上。”

正如苍蝇逐臭一样，男人爱看美女是种本能。”

朱晴确实是个大美女。”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简单地说，就是天使的脸庞，魔鬼的身材，容易让男人荷尔蒙澎湃的那种女人。

她站在我的前面，伸出一只纤纤玉手，按着1楼门禁的密码。

她是我的邻居。

这是我搬到新家以来所碰到的第一件美好的事。

谁都喜欢与美女为邻，尤其是&hellip;&hellip;上大学的时候，很多男生都明白，要让女生主动投怀送抱，莫过于带她一起去看恐怖片。

而今，在一栋鬼影憧憧的楼房里，有个美女做邻居&hellip;&hellip;我承认我确实有点想入非非。

就在我盯着朱晴曼妙的背影，用目光意淫着她的时候，她打开了门，转过身，微笑地看着我：&ldquo;新搬过来的？

&rdquo;她的美丽容颜让我窒息了一下，于是我开始强烈地嫉妒被她搂在怀里的那只流浪猫。

大概只有畜生，才会被美女搂在怀里而不觉得是个艳福，反倒要拼命挣扎吧。

挣扎吧挣扎吧。

我心里邪恶地想：最好用你尖利的爪子把她的衣服扯破，让满园春色乍泄出来。

可惜流浪猫不解风情，它甚至不敢伸出爪子，只是在她怀里拱啊拱，想要挣脱藩篱束缚，重返自由自在的天地。

多年的修炼，足以让我的意淫不会从面庞上流露出来。

我笑容和煦，彬彬有礼地道：&ldquo;是啊，我是404的，叫满竹。

你呢，也是这栋楼的？

&rdquo;她是我所遇上的第一个对&ldquo;404&rdquo;房号无动于衷的人。

她饶有兴趣地念着我的名字：&ldquo;满竹？

满足？

呵呵，挺有意思的。

&rdquo;曾经，我无数次地埋怨过我的父母给我起了这么一个暧昧不清的名字，然而今天我却感激了起来。

因为这种暧昧，拉近了我对朱晴的非念距离。

我假装洒脱地笑了笑：&ldquo;是竹子的竹，并非'满足'的'足'，意思是满园春色&hellip;&hellip;关不住。

嘿嘿。

&rdquo;朱晴轻笑了下。

一笑倾人城。

我的膝盖开始打转，差点拜倒下去。

晕死，看来我真是缺钙得厉害。

她大方地对我伸出柔荑：&ldquo;你好，我是楼下203的，我叫朱晴。

朱红的朱，晴天的晴。

&rdquo;&ldquo;真是人好名字也好。

&rdquo;我急忙抓过她的手握在手心。

她的手柔若无骨，肌若凝脂。

刹那间，我心口一荡，几欲滴下口水。

自觉这一幕特猥琐，有失我的&ldquo;君子&rdquo;风度，我慌忙放开她的手，尴尬地笑了笑

：&ldquo;很高兴有你这么一位美女做邻居，欢迎有空上楼来坐坐。

&rdquo;朱晴的眼中闪过一丝笑意，凛冽的笑意。

她看着我怀中的黑猫，&ldquo;哎呀&rdquo;了一声：&ldquo;原来满竹先生也喜欢小动物？

&rdquo;我咧嘴笑了笑：&ldquo;还好了，主要是我家黑猫很温柔很好养，所以我很喜欢它。

&rdquo;有一丝的疑惑在我的心底悄悄荡漾：当朱晴转身过来时，她的第一眼不是落在我身上，而是在我怀里的黑猫上，为什么她装作现在才看到黑猫？

朱晴伸手来抚摸我怀里的黑猫，带动一股香气袭来，将我的迷惑冲得落花流水春去也。

我已微醉，盼望着她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&hellip;&hellip;为此哪怕让我出卖怀里的黑猫来交换她怀里脏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兮兮的流浪猫，都在所不惜。

可惜黑猫终究只是畜生，与我未能灵犀相通，它恼怒地张开嘴，毫不客气地朝朱晴的手咬去。朱晴惊呼了一声，飞快地缩回手，将与我的距离恢复到原先的尺寸。

我气恼地拍了一下黑猫的头，对朱晴赔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它可能不太适应陌生人的亲密行为。”

不过没关系，大家有空多走动，慢慢就熟悉了。

我敢肯定，它以后一定很喜欢你。

”朱晴眯着眼笑了。

我的七魂六魄又被射杀了一魂一魄。

”没事。

小动物嘛，难免会有点怕生。

”我指着她怀里的流浪猫：“你捡来的？”

”朱晴用手抚摸着流浪猫，一副爱怜的模样：“是啊。”

我很喜欢小动物，见不得它们流浪在外可怜的样子，所以都会将它带回家收养。

”我由衷地赞叹道：“它真幸福。”

”朱晴似乎明白我话里的含义，朝我妩媚地笑了一下。

我该死的骨架，又变成了豆腐渣工程，差点坍塌。

她走在前面上楼，诱人的臀部一扭一扭，就像挂在驴子面前的胡萝卜，看得我口水差点流了下来。

我觉得我不会死于鬼的手下，而会死在女人的肚皮上。

站在203门口，朱晴将钥匙插入房门锁孔，朝我微笑道：“我到了。”

”我很希望她可以开口邀请我进屋坐坐，可惜她止住开锁的动作流泻了她的心意。

我也只有无奈地堆出笑容道：“好的。”

有空的话上楼坐坐。”

”“好的。”

”奶奶的，她的笑容真是迷死人不偿命。

我恋恋不舍地举足往楼上走去。

”对了，满竹先生，你知道吗，”她顿了下，“504的老太太生前也养有一只黑猫，跟你的一模一样。”

”说完，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飞快地滑落到黑猫身上，然后开锁、进门，一气呵成。

我的心跟着她的目光一齐滑落。

黑猫自我的怀里跌了下来，亮晶晶的目光，布满怨愤。

我蹲了下来，与黑猫对视着。

弧面的绿色眼珠里，有个人影在幽幽闪动，忽然间一下扩大，化作一张大张着的嘴，嘴里有蛆虫蠕蠕而动。

我抽搐了一下，跌坐在地。

黑猫缓缓地自我的身边走过，上了楼梯。

良久，我从地上爬起，上楼。

门口，没有黑猫的身影。

有一只手拽着我的心，死命下拉。

疼。

我深呼吸了一下，抬起了脚，迈向楼梯。

504门口，黑猫孤独地蹲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门看。

仿佛它的眼睛可以透过木门，看到里面的一花一世界。

一个老人凄凉地死去，死后无人知晓，直至尸体腐烂成水。

我战栗了起来，艰难地举步下楼。

黑猫跟在后面，亦步亦趋，频频回头。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它在看什么呢？

？

站在404门口，我的钥匙插在锁孔间，久久未曾旋动。

曾经，黑猫也有走错楼层的事。

我在网上查过资料，说这对于猫来说，是件正常的事。

因为猫的智商，无法分辨楼层间的细微差别。

甚至对于我们常人来说，若是没有门牌，没有更换过开发商统一安装的房门，那么未必可以准确寻到自己的家，何况一只猫。

我打开了门，将黑猫抱了进去。

夜晚，我坐在书房的电脑前，伏案创作。

我的工作头衔是“设计师”，但不用上班，居家做事，做完了传给公司就行，也就是所谓的“SOHO”一族。

不知不觉，夜已深。

我进入物我两忘的工作最高境界之中，突然被客厅里传来的一声玻璃碎裂声惊起。

我走出书房，却见黑猫在客厅里飞快地奔来奔去，焦躁不安，似在追赶什么。

地上是一个杯子被肢解之后的尸体。

我惊疑地看着黑猫。

有一股力量逼迫着我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墙上挂的时钟上：00：01！

客厅没有关窗。

有冷风阵阵灌了进来，吹动窗帘簌簌发抖。

窗外，树叶深深，黑暗不知底。

我打了一个寒战。

黑猫跳上了沙发，忽地一个腾空而起，似离弦之箭地扑了出去。

我看到黑猫的身躯在空中顿了一下，似乎是咬住了什么东西，接着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呼呼喘气不止。

空荡荡的客厅里，除了我，再没有半个人影。

那么黑猫“咬人”是我久坐电脑前，眼花的缘故吗？

风更大了，我身上厚厚的睡衣没有了一丝暖意。

我似身处冰窖，寒冰将我冻僵在了地上。

黑猫缓过气来，站在地上，双目圆睁，毛发戟张，低声啸叫。

这是我遇上黑猫的3个多月里，第三次听到它的叫声。

第一次是初相见，它在踢落那个救我的花盆之前叫了一声；第二次是昨天凌晨，它扒门而叫。

莫非黑猫的叫声，就代表危险的先兆？

难道“这个屋子里真的隐藏着我看不到”“鬼魂”？

是504的老太太不散的阴魂吗？

还是另有其人？

我想起了警察领导以及102男主人看我的眼神，以及他们的片言片语。

这是一栋凶楼，而404是凶险的中心？

504的老太太并非死于意外，而是被我房里的凶灵所杀死？

数九寒冬，我的汗水却流了下来。

黑猫似乎累了。

它闭上了眼，蜷缩于我的脚边。

那是否代表，屋里的凶灵已被它赶跑了？

我抱起黑猫。

它的身体很暖和，亦是这个家里唯一能给到我温暖的。

黑猫睁开眼，看了我一下，眼睛亮晶晶的，似有酸楚的泪水。

我的心震动了一下。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那种感觉，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冲在前面，拼命为你驱赶所有的危险来袭一般。

我把脸贴在黑猫身上。

黑猫温柔地伸出舌头，舔着我。

动物也有情感的，它们对我们的情感远甚于我们的付出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懂，所以我们欠了它们一份情。

恰如以前我把黑猫独自放在家里，每每我还走在楼梯时，黑猫就在屋里躁动起来，用爪子挠着门，直到我进门之后，它才安静下来。

我明白它是在欢迎我的归来，用尽它的真心。

然而我对它做的，最多仅是抚摸一下它，而从来未曾去表达我是多么的想它--事实上，我也从来没有去想它，除了现在这样的危险时刻。

我抱着黑猫，走去卧室。

今夜，我不再嫌弃它会弄脏、弄乱我的床。

我要带它一起睡。

走进卧室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到黑猫在我怀里抖动了一下。

它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随即从我的怀里跳下，钻入床底。

当初选择这套房子，除了喜欢它的环境清幽外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喜欢它的卧室设计。

卧室的地板分为两层。

一层与客厅的地板平齐，然后在围绕床的位置，又用木板砌了一层，约有半尺高。

于是上床之前，要登高一级。

床亦是前任房东留下来的，很新。

我叫了一声“喵呜”，黑猫在床底下没有反应。

无奈之下，我弯下腰，朝床底望去。

里面黑咕隆咚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然而在趴近地板的一瞬间，我隐隐地闻到了一股血腥味。

床底下藏着尸体？

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。

我冲到客厅，找到了一把手电筒。

握着手电筒，我的手抖颤得厉害。

一个死人，躺在我的床底下。

我跟他，一起睡了一夜。

我的全身都如秋风中的树叶般，抖动起来。

我战战兢兢地在下层的地板处跪下，闭着眼，将手电筒的光芒塞进床底下。

我深呼吸了一下。

鼻翼上所凝聚的血腥气加重了一毫米，压得我呼吸困难。

我鼓足勇气，张开眼，朝床底看去。

床底空空如也，除了黑猫呆呆地蹲坐在地板之上。

我跌坐在地，心头似卸下了千斤重担。

没有东西，黑猫待在里面做什么呢？

我重新趴下，靠近了一点床，让手电筒微弱的光芒可以更加清晰地还原出床底的真相。

然而，一把手电筒的光芒根本无力打扫干净床底的黑暗。

床底黑乎乎的一片，然后黑猫似乎“前爪一动一动的。

它在做什么呢？

我满腹疑窦，扔掉手电筒，用力地将床垫掀开。

眼前的景象让我的心差点跳了出来！

只见床底下满满的一片苍蝇，死掉的苍蝇。

诡异的是，它们密密麻麻的尸体刚好摆出一个人的形状！

黑猫正蹲坐在“苍蝇尸体”的面前，用它的爪子拨弄着“尸体”的“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手指”！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我几乎发疯。

之前我曾对警察领导和102男主人吞吞吐吐的话语进行过编辑、补充，猜想到这个屋子里应该是发生过凶杀案，甚至在我低价购买下这套房子之前，我就想过屋子里可能有过不祥的事情发生，然而当亲眼目睹这么一具“尸体”之时，我仍然感到一阵心惊肉跳。

很显然，曾经有人在这个屋子里被杀死过，他死时的样子，正是苍蝇摆出来的形状。

那他是流了很多血吗，还是死后很长时间才被人发现？

苍蝇逐血，或者逐臭。

只有浸满鲜血的尸体，或者是身体沁出的尸水，才会吸引它们如此重重密布。

但为什么苍蝇会死掉呢？

这些死掉的苍蝇又怎么会保存到现在呢？

前任房主老李头在售房之前，将房子全部装修了一遍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有血案，也应该是发生在装修之前，即尸体应该是在装修前已被移走。

没有了尸体，苍蝇为什么还会层层落下，暴毙于此？

莫非，这里面有什么秘密？

这个秘密，比床底下藏着一具尸体更令人不寒而栗！

黑猫抬起头，绿幽幽的眼睛盯着我。

我不敢看它的眼睛，怕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。

我去阳台拿了扫把畚斗，默默地将所有的苍蝇打扫干净。

我刚准备将床垫恢复原样，门铃突然响了。

午夜凶铃！

我抬头看了一眼时钟，00：30。

是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敲门，在我搬来新居入住的第二个晚上？

是504布满怨愤的老太太亡灵吗？

我僵立于地，不知所措。

门铃声响彻深夜，如同一只冲入村庄的野猪，将许多人的梦乡扯碎。

床垫“砰”地跌落下来，将我惊退了几步，也将灵魂逼回了体内。

我走出卧室，来到大门处，扒着猫儿眼往外望去。

我很害怕猫儿眼的那头，是另外一双眼睛，布满血丝的眼睛；我更害怕，猫儿眼的透镜扭曲出来的，是一张高度腐烂的脸，蛆虫乱爬。

然而，门外空空如也，只有门铃不停在响。

仿佛有一根箭从猫儿眼的那端射了过来，钻入我的眼中，将我的脑袋爆开花。

夜半，门铃空响。

是谁在摁它？

他为什么要进来，进来想做什么呢？

我的血液被冻结在了一起，甚至支配不动眼球从猫儿眼里移开。

忽然，我的眼前一花，一道白影飞快掠过。

白得耀眼，白得惨绝人寰，一如花圈上的白菊。

我差点尿了出来。

门外传来一阵的笑声，声声入耳。

女鬼的笑声？

！

一个声音响起：“哈哈，是我啦，朱晴，你楼下的。

”我将差点跳出腔外的心拽了回来，暗暗骂道：“你这个死丫头，半夜三更地躲在墙角偷按门铃来吓你大爷，看我回头不强奸你！”

”我打开了门。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门外站着朱晴，穿一身白色的睡袍，趿着双棉拖鞋，露出一节光洁如白脂的脚踝，在黑夜里，显得那么璀璨夺目。

我真的有强奸她的冲动。

朱晴俏皮地笑着：“刚才是不是吓到你了？”

“我略微尴尬地说：“大半夜的，你这样子确实有点吓人。”

朱晴娇笑着：“我哪样吓人？”

装鬼还是装扮？”

“我打了个哈哈道：“当然是装鬼了。”

你的装扮不会吓人，只会迷人。”

“你呀，油嘴滑舌的。”

朱晴朝我砸了个媚眼过来，直接将我击倒，幸亏我扶了一下门，才没倒地。

她继续道：“不好意思这个时间骚扰你。”

我睡觉前习惯喝点酒，但今天冰箱坏了，所以找你借点冰块，方便吗？”

“我这才注意到她手里拿着一个酒杯，酒杯里装着半杯洋酒，连忙道：“方便方便。”

美女什么时候想要串门，我都欢迎之至。”

朱晴微微一笑，侧身进来，带着一股香水的味道。

兰蔻的璀璨红情女香。

玫瑰的性感混合着藏红花的媚惑，挑拨人的情欲。

我已被催情，有了犯罪的欲望。

朱晴仿佛很熟悉屋里的布局，熟练地拉开放置于客厅的冰箱的门，从冷冻层里挑了块冰放入杯中，晃荡了两下。

琥珀色的洋酒中，白色的冰块在浮浮沉沉。

这大概就是情欲之海吧，将白色的纯洁湮没。

朱晴斜靠在冰箱上，静静地看着杯中的动荡与交融。

我忽然发现，从这个角度，我可以看到朱晴的睡袍微微张开，露出了一点牛奶般的酥胸。

她仅穿了一件睡袍！

我的呼吸急促起来。

我紧紧地盯着那一点白，幻想着将睡袍腰带扯掉之后的旖旎风光。

朱晴轻啜了一口红酒，她的动作令衣领敞得更开了一点。

我的呼吸加促了一分。

我想她如果做一个伸懒腰的动作，我的鼻血马上就流下来了。

她竟然真的伸了个懒腰。

我看到的更多了，于是我想要的也就更多了。

朱晴似乎丝毫未察觉我贪婪的目光。

她所有的注意力，都在酒杯之中。

杯里，冰已死，毁尸灭迹。

“对了，你知道吗，这栋楼里今天死了一户，搬走了一户，那么就只剩下三户。”

“我一愣，所有的情欲冰消瓦解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整栋楼只有三户人家？”

朱晴漫不经心地道：“是啊，你，我，还有602的住户。”

“我想起了昨天中午看到的那半张没有表情的脸，心收缩了一下：“哦。”

你跟602的熟吗？”

朱晴没有回答，只是用手指玩弄着酒杯。

那是人有心事时特有的动作。

片刻，她抬起眼，望着我。

“你知道吗，那是一个恶棍。”

“她的胸脯起伏着，如同涨潮的海浪，”他一直对我心怀不轨，屡屡骚扰我。”

## &lt;&lt;杀梦&gt;&gt;

我坚决不从，他就恐吓我。

我&hellip;&hellip;&rdquo; 她的眼泪下来了，我的愤怒上来了。

&ldquo;你知道我为什么睡觉前要喝酒吗？

因为他曾经不止一次往我的窗户里扔过酒瓶、死老鼠，更可恶的是，有一次我下楼倒垃圾，没有关门，他竟然溜进来，将我收养的一只流浪狗的头给拧断，把血淋淋的狗头扔到我的床上。

可怜的狗儿，内脏流了一地板都是。

&rdquo; 我握紧了拳头，骨节发白。

&ldquo;你怎么不报警？

&rdquo; 她用手擦了一下泪水，哀怨得让人心碎。

&ldquo;报警了，可有什么用？

这些事又构不成犯罪。

再说了，我又没有证据向警察证实就是他干的。

警察来了，最多对他警告一声就是了。

他才不在意。

&rdquo; &ldquo;那你怎么知道是他做的？

&rdquo; &ldquo;他会事后向我示威。

&rdquo;朱晴闭了一下眼睛，有一滴泪水溢了出来，晶莹剔透，折射出我发青的脸庞，&ldquo;所以我好怕，夜夜做噩梦，只有靠一点酒精，才能让自己睡得安稳一些。

&rdquo; 我的拳头渐渐松开：&ldquo;那你的男朋友呢，他就不会出来保护你吗？

&rdquo; &ldquo;我没有男朋友。

&rdquo;她悲凉地笑了，&ldquo;可能你会觉得我这样的女人，应该身边缠有许多男人。

但事实上我不是。

我只是一个孤独而又无助的小女人。

&rdquo; 我的拳头跟我的另外一个部位一起，又硬了起来：&ldquo;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

&rdquo; 她怔怔地看着，眼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：&ldquo;你&hellip;&hellip;你是说，你愿意替我收拾那个混蛋吗？

其实，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
我的意思是想提醒你，留心一下那个混蛋。

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、无赖、说谎者。

既然你在这里居住了，那么难免会跟他打交道。

我希望你小心一点，不要将来跟我一样，受尽他的凌辱欺负。

当然了，我相信你也不会。

因为你是个男人嘛，不会跟我这样的小女人一样，有泪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。

&rdquo; 我长出了一口气：&ldquo;我明白。

那个混蛋要是敢招惹我，我一定打到连他自己的亲爹都不认识。

&rdquo; 她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着我。

这种眼神就像一个超大功率的电暖炉，让我全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。

&ldquo;你真是一个男人，我喜欢你这样的男人。

&rdquo; 她将手中的酒递给我：&ldquo;来，这杯酒就当作我敬你的。

我相信，有你住在这儿，他以后绝对不敢再像以前那么猖狂，我也会好日子过，不用靠酒来助眠。

&rdquo; 她的衣襟似乎敞开得更多了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与她之间的距离近了，于是我可以看到的更多更多。

我接过酒杯，心潮澎湃，就像沙场得胜归来的勇士接过皇帝的赐酒一般。

我想俯下身去，吻她裸露的脚踝。

可惜她没有给我机会。

&ldquo;夜已深，我该回去了。

谢谢满竹先生你的冰块，还有你的倾听。

<<杀梦>>

晚安。

“朱晴朝我甜甜一笑，笑中有玫瑰和藏红花的催情香气。

我很想说一句：“你不用回去了，就留在这儿吧。

”然而我始终欠缺一点胆量。

我有贼心却没贼胆，否则不会多年里依然孤家寡人。

我只能对着门外祈祷上天能借我一点色胆，让我下次可以直接将朱晴扑倒在沙发上，不，在地上也行。

她来了，又走了，留下兰蔻璀璨红情女香的袅袅余香，以及一杯酒。

酒杯上，有淡淡的唇印。

我将酒杯举近唇边，缓缓将酒饮尽。

在悸动不安的午夜，黑猫的古怪行为，床底的苍蝇尸体，美女的突然来临，混合成一杯血腥玛丽鸡尾酒，阴森、辛辣却又让人欲罢不能。

朱晴的体香，她的一点白，扫去了我所有的阴暗心理。

我想我困了，要上床睡觉了。

黑猫不知去了哪里。

我躺在床上，昏昏沉沉，很快坠入梦乡。

我做了个春梦。

我梦见屋里的灯被人打开了。

橘黄色的壁灯，将暧昧流泻。

朱晴走了进来，依旧是一袭睡袍。

然后，我想做而又不做的事情，她替我做了。

睡袍腰带被解开了。

我看到了幻想中最完美的胴体，肌如凝脂，乳如玉琢。

五指纤纤，划过她的身体，又落在我的脸上。

“美吗？”

“她酡颜如醉，媚眼如丝。

怎能不美呢？”

一切美得恍若梦中。

不对，就是在梦中。

她剥去了我的衣服，坐在我的上面。

情欲在摇摆，我在沉醉。

沉醉不愿醒。

醒来时，佳人已杳，空余隐隐暗香。

我掀开被子，上面精液斑斑。

庄周梦蝶，醒来似幻亦真。

佳人入梦，未问是情是劫。

春梦让人流连，亦让人怅惘。

我恹恹地起身，脑海中总是想着春宵暖帐欢情。

今夜她还会来临吗？

……

<<杀梦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